**莊子寓言故事中的哲理**

**講稿**

簡介：

　　《莊子》作為一部古代經典，經過千年以來的解讀、注釋與流衍，它不單成為學術研究的著作，更是宗教思想的根源，甚至已融入於中國文化之內乃至許多中國人的生活之中。解讀《莊子》著實有許多不同的方式，本輯節目則從《莊子》的「三言」（寓言、重言、卮言）為入路，既討論《莊子》中別具特色的「道言」故事，更以此探討《莊子》中的哲學思想（智慧），期望能將《莊子》思想的精粹給聽眾帶來兩種不同層次的思考：文化生活的智慧與莊子哲學的意義。

主講：韓曉華博士（香港新亞研究所（哲學組）博士）

**第五集：《莊子內篇》〈齊物論〉的「莊周夢蝶」寓言解讀**

**第一部分：「莊周夢蝶」寓言閱讀的第一步──通俗地講（15MIN）**

　　各位聽眾好，我係韓曉華。好高興能夠繼續同大家一起分享中國哲學的經典閱讀。今集講的故事相信對莊子有認識的都可能會聽說過，這個故事就是「莊周夢蝶」，出於《莊子》內篇的〈齊物論〉，我在上一集講過在〈齊物論〉的文本脈絡來看，「莊周夢蝶」與「罔兩問景」其實是對於「翻成心為道心」思想的一組故事，「罔兩問景」是講「成心」；而「莊周夢蝶」講的就是「道心」。究竟「莊周夢蝶」的故事如何說「道心」呢？現在我先用口語講講「莊周夢蝶」的故事內容。

　　從前，莊子夢見自己變成了一隻蝴蝶，在野外翩翩飛舞，悠然自得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其實是莊周。忽然間，莊周夢醒起來，整個人也神情呆滯僵硬，完全不知道是莊周自己發夢化成蝴蝶，還是蝴蝶發夢化成莊周？當然地，莊周與蝴蝶是必然有分別的。這種轉變可以叫做「物化」。

　　故事說完，這篇「莊周夢蝶」的故事其實很有名的，甚至乎在漫畫或繪本中講莊周，有時都會以蝴蝶作為一種形象。我們更可以講，《莊子》是中國古文化中最早提到夢的典籍，甚至以夢為寫作的主題，提出了「夢」作為自己思想主張的可能工具。現在我們試試分析「莊周夢蝶」的意思。

　　首先，從字義來說。「夢」字從甲骨文和金文等來看，就是一個人在床上的樣子；依《康熙字典》解釋，「夢」是「覺之對」。明顯地，就是睡覺時所看見或感受到的狀態，與神智清醒時的狀態是有區別的，尤其是在「莊周夢蝶」的故事內，莊周是有清醒過來的，即使神情呆滯或仍然像在夢境之中。從這一點來看，「莊周夢蝶」強調的並非只是「夢」，而是「夢」與「醒」是具有區別。另外，在「莊周夢蝶」故事後續的「卮言」中有一個用語：「有分」，所謂「有分」簡單來說即是分別、區分或定分，然而，回到「莊周夢蝶」故事中，尾段中莊周發出了一個疑問：莊周自己發夢化成蝴蝶，還是蝴蝶發夢化成莊周？跟著，在「卮言」部分就提出了「有分」作為回應，即是說莊周與蝴蝶確然是有分別的，而莊周的提問實在是展示出一個現象：「物化」。所謂「物化」並非是像現代電影故事中的橋段，如《哈里波特》中諗一些咒語就可以將人變成植物或死物，而是莊周在夢蝶的情況中那種悠然狀態，達至「物我兩忘」，把「有分」變成「無分」。簡言之，從字義來講，「莊周夢蝶」是借「夢蝶」的故事來指點出一種「物我兩忘」的狀態，而這種狀態亦即是在〈逍遙遊〉中「遊」的境況，既是悠然自得，更是從價值觀超越與轉變的可能，亦即是在「莊周夢蝶」中強調的不是形態上的真實轉換，莊周與蝴蝶是確然有分別，只是在「物化」的狀況之下就是這種逍遙境界。如此，整個「莊周夢蝶」中最重要的字眼就是「分」與「化」

　　其次，〈齊物論〉的文本脈絡來看。「莊周夢蝶」與「罔兩問景」其實是對於「翻成心為道心」思想的一組故事，「罔兩問景」是講「成心」；而「莊周夢蝶」講的就是「道心」。其實從〈齊物論〉的首段講「吾喪我」的摒除「成心」，那種形體上的枯乾狀態，也與「莊周夢蝶」中莊周夢醒時的呆滯描述得一模一樣，以此來說，則可以發現「莊周夢蝶」的故事其實是回應〈齊物論〉首段的「吾喪我」。假如記得上一講，我們說到〈齊物論〉的主旨在於「翻成心為道心」，則我們可以發現〈齊物論〉首段的「吾喪我」與尾段的「莊周夢蝶」之間，正在不斷地摒除一些相對的概念，如是非、語言、生死和美醜等，用「莊周夢蝶」的說法來看，「道心」的狀態正在於能夠悠然自得，更是從價值觀超越與轉變這是非、語言、生死和美醜的可能，而其中的要義則在於〈齊物論〉中的「齊」。

　　最後，我想借用王邦雄教授的講法來講講「莊周夢蝶」，並且，嘗試講講對於我們現代生活中的可能應用。王邦雄教授用了青原惟信禪師的禪門三關來比對「莊周夢蝶」，禪門三關的內容其實有不少有已聽聞，三關的內容是：「老僧三十年前，未參禪時，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；及至後來親見如來，有箇入處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；而今得箇休歇處，依前，見山祇是山，見水祇是水。」比對於「莊周夢蝶」，未入夢前，莊周是莊周，蝴蝶是蝴蝶；入夢後，莊周不是莊周，蝴蝶不是蝴蝶；夢醒後，莊周只是莊周，蝴蝶仍然是蝴蝶。不過，當中的意義已有不同，尤其是面對同樣的問題，譬如我們總會發現身邊有些朋友可能是經歷了一些特別的問題，對於生死，金錢或正義等的價值觀問題有了很大的變化。在「莊周夢蝶」中，莊周的夢醒雖然知道自己與蝴蝶的確是有差異，但是那種悠然自得與觀點的轉變已經可以深入他的心裏。綜合來說，「莊周夢蝶」的故事其實是整篇〈齊物論〉的總結，故事以「夢」和「醒」作為隱喻從一個「物我兩忘」的境界來發現超越價值觀或逍遙的可能。從今日社會來看，這一種充滿了個人體會式的領受似乎與許多社會問題無關痛癢，例如社會中的貧富懸殊問題，政府政策問題，判斷是非問題等，似乎也很難說出個特殊的體驗。不過，我個人從一些修禪、瑜伽、人生導師課程的流行，社會中積聚許多怨懟來看，很多人其實並未能夠對於自身的存在價值作出肯定，或者抱有一些未有足夠體驗就奉行為金科玉律的「普世價值」，莊子的「莊周夢蝶」雖然是說「道心」的可能境況，其實亦告訴我們某些事情經過一番體驗及反省之後，所產生的視角或觀點是截然不同的，例如經歷雨傘運動後，很多青年人已有不同的改變，有放鬆沉澱的；有更加激進的；有更多是對現钍的社會或政治制度中的「普世價值」有另一番見解。「莊周夢蝶」中講的「分」與「化」正是告訴我們觀念與視覺的不同轉換，試試從這個方式來思考，把頭腦中的「分」或者固有想法放開，再從「化」或者融合思考入手，對自身或可能有不一樣的想法。

**第二部分：「莊周夢蝶」寓言閱讀的第二步──學術地講（15MIN）**

　　現在我試從學術地講「莊周夢蝶」。據我的資料搜集，在學術界以「夢」或「莊周夢蝶」作為主題的研究已有不少，例如台大中文系徐聖心教授的碩士論文就是研究《莊子》內篇中的「夢」字義解，台大哲學系杜保瑞教授寫了一本名為「莊周夢蝶：莊子哲學」的書；前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愛蓮心則從心靈轉化為入路對「莊周夢蝶」的隱喻作出了獨特的分析，出版了一本《向往心靈轉化莊子》一書。那麼，現在我們要學術地講「莊周夢蝶」，究竟可以從甚麼進路呢？我想有兩點作出討論，第一是「莊周夢蝶」與生死的問題；第二是「夢」與心智哲學的問題。

　　首先，以整本《莊子》來說，提到「夢」字的共有九篇十一章，大致上可以區分為兩大類，一是以「夢」字作為一觀念作討論；另一是以夢作為媒介引出其他討論。而特別在於《莊子》內七篇中主要以「夢」作為觀念來討論，尤其是與生死問題相關聯來討論，例如〈齊物論〉提到「夢飲酒者」的故事；〈大宗師〉說了「顏回困惑」的故事，兩者都是與生死問題有關。一般來說，《莊子》對於「死」的問題最為著名的是外篇〈至樂〉提到的「莊子妻死」故事，即是莊子妻子過身，莊子反而拿出鼓來伴奏唱歌，再經由好朋友惠施的詢問之下，莊子就說出了以「氣」的散聚來說明生死只是現象的生滅，如此說明，生死問題好像就能夠看得很通透。然而，從莊子以「夢／覺」來喻生死時，則莊子對於生死問題的討論又並不止於現象的生滅，還包含有一層可知與不可知的理解。以〈齊物論〉的「夢飲酒者」來說，莊子借長梧子的口說了一段特別的話，他說：

　　夢見自己飲酒作樂的人，醒後或者會遇到不如意事而哭泣；夢見自己傷心哭泣的人，醒後或者反而會有一場打獵的快樂。當人在夢中並不知道自己正在造夢，有時甚至在夢中發現自己又在另一個夢中，只有醒後才知道自己是在發夢中。只有非常清醒的人才知道不醒覺的人生就是大夢一場；愚蠢的人一直以為自己甚麼都知道，其實是自以為是。

　　在這一段講「夢」和「醒」（或「覺」）的說話中，莊子表達的意思似乎只是告訴人們「夢」和「醒」之間是具有一種「不可知」的狀態，在清醒的狀態未能容易知道睡夢的情境，即是不可控制、「不可知」；在睡夢中有時會知道自己是做夢，卻可能是夢中夢。這就是表達夢的狀態是在「可知」與「不可知」之間。不過，從「夢飲酒者」的文本脈絡來看，長梧子說這段話其實是回應之前瞿鵲子的問題，即是：成聖工夫是從事世俗之事還是遠離世俗之事而行？長梧子即從兩個反問來說明「生時戀生，死後不可知」的道理，他的反問是：我怎麼知道貪生不是迷惑？我怎麼知道死後不會後悔當初不該戀生呢？再以夢與醒來比喻生與死的問題。由這個例子可以發現，莊子提到的「夢」其實並不是直指說「夢」的不可靠，或夢幻，或夢想，他反而是從「夢」與「醒」來說有關生死的問題，也由這一點，我們可以發現莊子說生死問題，並不止於以〈至樂〉篇的現象生滅，更有與孔子的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相近的想法。從這方面來看，莊子說「夢」至少有關聯於生死問題的討論，還是可以再值得深入討論。

　　其次，就是「夢」與心智哲學的問題。我記得以前有一套電影叫廿二世紀殺人網絡MATRIX，故事有好多隱喻或特別的地方，我想講的是電影內容的一個點子，即是全部人類其實都只不過是活在自己的思想之內，所有人類經歷的都只不過是電腦系統給予的虛擬世界，而人類是並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夢境裏面。從這方面看，似乎可以與「莊周夢蝶」有若干思考的地方。我在這裏分成兩點來說，第一是MATRIX講生活在自己的腦內的幻覺中，其實心智哲學中的「桶中之腦」的思想實驗的課題，對於「桶中之腦」的討論不同的哲學家都有自己的思想方向，其中一個比較特別的答案是丹尼特，丹尼特在《意識種種》提到「桶中之腦」的思想實驗，他指出「桶中之腦」在「事實上的不可能性比原則上的可能性，在理論上更讓人感興趣」，即是說，他認為「桶中之腦」在原則上似乎是可能的，但是在現實上卻是不可能，理由有二：一是從神經科學來看，「桶中之腦」的摸擬會產生「組合爆炸」的問題，即是過於複雜的組合；二是即使使用混合式的「欺騙」模擬，仍然會產生資訊頻寬的問題，即是輸入腦內訊息量的可能性。依此，丹尼特指出「桶中之腦」及「強幻覺」的不可能，更從現實上的不可能，丹尼特提出大腦運作所具有的神秘性。第二是透過心智哲學對於「桶中之腦」的思考，傳統上對於「莊周夢蝶」的理解似乎把莊子定性為思想較為虛幻或「離地」，然而，「夢蝶」或「桶中之腦」是思想上原則的可能性，但是，從現實的情況來看，它們自有其困難之處，反過來說，這種困難之處卻能夠讓我們發現另一種特別的想法，丹尼特從「桶中之腦」思想意識或大腦運作的神秘性，莊子則從「夢」與「覺」之間來說「道心」的悠然景況，生死問題的「生時戀生，死後的不可知」。從「夢」或「幻覺」的問題，莊子及心智哲學皆產生了獨特的思想進路，這是從「夢」或「幻覺」所產生的一些哲學思考。

　　今集的節目內容就到此為止，再見。

──第五集完─